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家語卷三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家語卷三

漢 王肅 注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宫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敬叔孟僖子之子也老聃老子博古知今而好道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先臣云僖子孔子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滅於宋孔子之先去宋奔魯故曰滅於宋也其祖

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弗父何繆公世子厲公兄也讓國以授厲公春秋傳曰以有宋而授厲公宣始始有也始有宋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正考父何之曾孫也戴武宣三公也）三命茲益恭（命為士一命為大夫再命卿三命是也）故其鼎銘曰（臣有功德君命銘之於其宗廟之鼎也）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傴恭於僂俯恭於傴）循墻而走（言恭之甚）亦莫余敢侮（余我也我考父也以其恭如此故人亦莫之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饘糜也為糜粥於此鼎言至儉也）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紇臧武仲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

在矣將在孔子屬臣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竪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弘周大夫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則法察廟朝之度宗廟朝廷之法度也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身父母之有也）無以惡己為人臣者（言聽則仕不用則退保身全行臣之節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世之博學者謂周公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公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

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急急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雖處安樂必警戒也）無所行悔（言當詳而後行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綿綿微細若不絕則有成羅網者也）毫末不札

將尋斧柯如毫之末言至微也札拔也尋用也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或之東西轉移之貌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水陰長右海江雖在於其左而能為百川長以其能下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

也頎謂弟子曰小子識之（音志）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恐墜也恐陷也）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流猶過也）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衛卿名彌牟也）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

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為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賢人無妄言舉動不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聞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

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貳再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稱言不苟舉言典法不苟且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一人天子也應當也侯惟也言顏淵之德足以媚愛天子當於其心惟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言能長是孝道足以為法則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言不以貧累志矜莊如為客也使其臣如借言不有其臣如借使之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言有土地之君有眾

足使有刑足用然後可以稱怒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冉雍能終其行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因說不怒之義遂及匹夫以怒亡身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循其性也而言不詘其情其都以富仲由長於政事材任治戎戎軍旅也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而為下國駿厖荷天子之龍孔子曰和仲由以文說之以詩此其義也共法也駿大也厖厚也龍和也言受大小法為下國大厚乃可任天下道也不戁不悚敷奏其勇戁恐悚懼敷陳奏薦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言子路強勇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

旅(賓旅謂寄客也)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省錄諸事而能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國老助宣德教)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儐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威儀三千則難也(能躬行三千之威儀則難可為而公西赤能躬行之)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言所以為者當勸容貌而儐相其禮度其禮所以儐相其辭度事制宜故難也)衆人聞之以為

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衆人聞公西赤能行三千之威儀故以為成也孔子曰當賓客之事則達未盡達於治國之本體也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盈而如虛過而不及是先王之所難而曾參體其行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浩然志大驕大貌也大人富貴者也是以眉壽不慕富貴安靜虛無所以為之富貴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悌以敬長是德之次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

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侮佚貪功慕勢之孰不傲無告鰥寡孤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子張之行不傲此四者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不弊愚百姓即所謂不傲之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樂以強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親也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學而能入其深義也送迎必敬送迎賓客常能敬也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夷平也言用平則已也殆危也無以小人至於危也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險危也言子夏常屬以斷

之近小人斯不危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康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言所以事上乃欲佑助其下也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夫謂滅明中猶當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善其事當詳慎也欲給則豫事欲給而不礙則莫若於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玷缺也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一日三復之慎之至也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

仁以為異士殊異之士也大戴引之曰以為異姓婚姻也以凡之女妾之者也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言其往來常跡故跡不履影也啓蟄不殺春分當發蟄蟲啓戶咸出於此時不殺生也方長不折春夏生長養時草木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躋升也成湯行恭而能恕出見禆鳥焉四面施網乃去其三面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湯疾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

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高茂矣中庸之人為時用也壹諸侯之相也壹皆抑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為人矣言為知人之次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

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不教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陳謂陳列於君為君之使用也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誕欺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蓋銅鞮伯華之行也

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隱括所[illegible]自矯[illegible]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圖義允信也圖謀也約貨去怨夫利怨之所聚故約省其貨以遠去其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謂不量度其臣之德器也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君有道則順從其命無道衡命衡橫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者也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尤過國無道處賤不悶悶憂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易

行以俟天命易治居下不援其上雖在下位不攀援其上以求進其親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雖有觀四方之樂常以念其親不盡其歸之以不能則學不為已終身之憂凡憂憂所知不能則學何憂之有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畧舉耳目之所及而已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於其所長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常

(有所恥惡乃且有過不令更宿輒改)其為大夫惡善而謙其端(盡善道而謙讓是其正也)其為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言其功直)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時出以其出之誨未及之是其志也)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

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言其所以退者欲以容賢於朝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

畬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䲡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産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産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

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躭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折口杜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特但）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踈不亦遠乎（不比親數近踈遠也）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

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正月六章之辭也局曲也言天至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蹐累足也言地至厚已不敢不累足懼陷累在位之羅網也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

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
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
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
讎之怨讎竝存於國隣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
豈可得乎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
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
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能下人有
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

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草屋也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荅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

今不愉（愉宜為偷 偷苟且也）首拔五穀爵之大夫（首宜為身 五穀大夫百里奚也）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

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已之謂也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國之列都皆得其道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

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辯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

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伎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孫叔孫季孫三人内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悦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恵我師蔑無也資財也師衆也夫為亡亂之政重賦厚斂民無資財曾莫肯愛我衆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

之卭止息也卭病也說人不共所止息故惟王之病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離憂也瘼病也言離散以成憂憶禍亂於斯歸於禍亂者也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正其事以譎諫其君二曰戇諫戇諫無文飾也三曰降諫卑降其體所以諫也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風誦依違遠罪避害者也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此說背義失道不宜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不與上相次配又文子無禮賢之

事中行文子得罪於晉出亡至邊從者曰謂此嗇夫者君子也故休焉待後者文子曰吾好音子遺吾琴好珮子遺吾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車人聞文子之所言執而不殺之孔子聞之曰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得之猶活其身惟能禮賢為急故能活其身也聖人轉禍為福此謂是與若入將死不入得活故曰轉禍為福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今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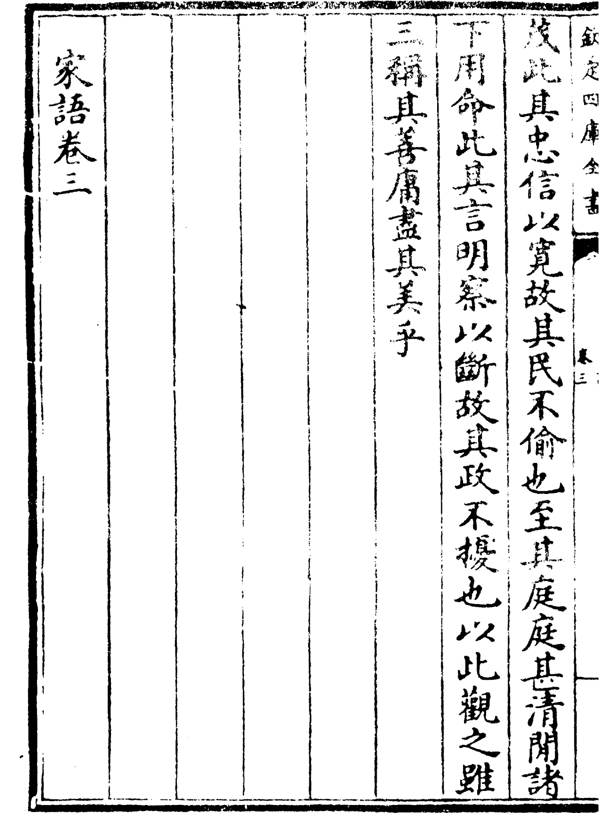
也諫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諫臣也願 王賞忠而誅諫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荊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祖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千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為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為且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

塵於民為患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於行為
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齊有一足之鳥飛集
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
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
一脚振訊兩眉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儛今齊
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
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
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

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

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

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
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
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
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
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
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
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
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



矣此其忠信以寛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家語卷三

家語卷四

漢 王肅 注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後為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為本繼嗣不立則亂之萌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

悦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但記所聞而言言不出記中故不可以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絶也孔子見齊景公公悦

焉請置稟丘之邑以為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皇皇美貌也忒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

弗可振也（振救）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之智過人遠矣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

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

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戇而有危亡之敗也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易損卦次得益益次夬決也損而不已必益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

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允信也克能也）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昆吾國與夏桀作亂）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

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貞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言事不慎而後悔吁嗟又何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乎後雖欲悔難哉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

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

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為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荆乎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

賢於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謂反信也君子言不必信唯義所在耳）賜能敏而不能詘（言人雖辯敏亦宜有屈折時也）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人雖矜莊亦當有和同時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聲宜為啓或曰榮益期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

唯人為貴吾既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得宜為待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怵怵惕也待宜為得也慎於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者常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

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二子顏回史鰌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已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

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遷風移俗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

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

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教令之令）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攻堅）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言立入也）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

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庭高庭名也曠隔也不以山為隔踰山而來直宜為植不根於地而遠來也衣穰而提贄穰蒿草衣提持贄所以執為禮也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貞正以為幹植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

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吳伐越隳會稽吳王夫差敗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吳人隳之會稽山也隳毀也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

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賜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飲酒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諸侯社稷之守為公侯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山川之祀者為諸侯皆屬於王神與公侯之屬也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汪芒國名封嵎山名為

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氏今曰大人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有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隼鳥也始集庭便死楛矢貫之石砮楛木名砮箭鏃其長尺有咫咫八寸也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九夷東方九種百蠻夷狄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

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貢楛矢（栝箭栝也）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大姬武王女胡公舜之後）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櫝如之（櫝匱也）郯子朝魯魯人問曰少皡氏以鳥名官何也（魯人叔孫昭子少昊金天氏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

氏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紀其官長而爲官名者也炎帝以火神農氏也共工以水共工霸九州也太昊以龍包犧氏也其義一也火師而火名也龍師而龍名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言不能紀遠方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郯小國也故吳伐郯季文子歎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郯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國則小矣魯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不若郯子故孔子發此言疾時之不

學也邾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爲魯大夫也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所以聘于王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得其法度也心以亡矣嘉事不體朝聘亦嘉事也不體不得其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

之人云魯司鐸災（司鐸官名）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桓公僖公）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徳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汝所知

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大火心星也蟄蟄虫也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吳子魯哀公十二年與晉侯會于黃池子

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侯牧方伯名）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伯侯牧也）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以欺吳也）何也世有職焉（何景伯名）自襄已來未之改也（襄魯襄公是也）若其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

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車士持車者子姓也鉏商名哀采薪於大野春秋經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曰西狩大野今此曰採薪於大野若車士子鉏商非狩者採薪西獲麟麟瑞物時見狩獲故經書西狩獲麟也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傳曰以賜虞人棄之郭外將以賜虞人也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

孔子曰麟之至為明主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板）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猶蒲盧也（蒲盧螺蠃也謂土蜂也取螟蛉而化之以為子為政化百姓亦如之者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

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

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

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齋絜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利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盛其官委任使之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餼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餼廩食之多寡稱其事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

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跲躓事
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
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
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于親不信于友矣順于親有
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
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
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

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神之盛也精氣者人神之盛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魄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合神鬼而事之者孝道之至孝者教之所由生也骨肉斃於下化為野土其氣揚於

上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極中制為中法明命

鬼神以為民之則明命猶尊名使民事其祖禰也而猶以是為未足也

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宗宗廟也祧遠廟也天子特有二祧諸侯謂始祖為祧也春

秋祭祀以別親疏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

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焉聽謂慎教令也教以二端二端既立

報以二禮二端謂氣魄也二禮謂薦黍稷也建設朝事薦腥時也燔燎羶薌

所以報氣也謂以蕭光取祭脂以合羶香也薦黍稷所謂饋食脩肺肝加以

鬱鬯所以報魄也鬱香草鬯梅也此教民脩本反始崇愛上下

用情禮之至也民能不忘其所由生然後能相愛也上下謂尊卑用情謂親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之顏色者其唯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假此詩以喻文王二人謂父母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已至

謂祭事已畢不知親饗否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家語卷四

謹案卷三第一頁前五行敬叔孟僖子子也刊本

孟訛臧據左傳改

第一頁前八行孔子聖人之後也刊本後訛使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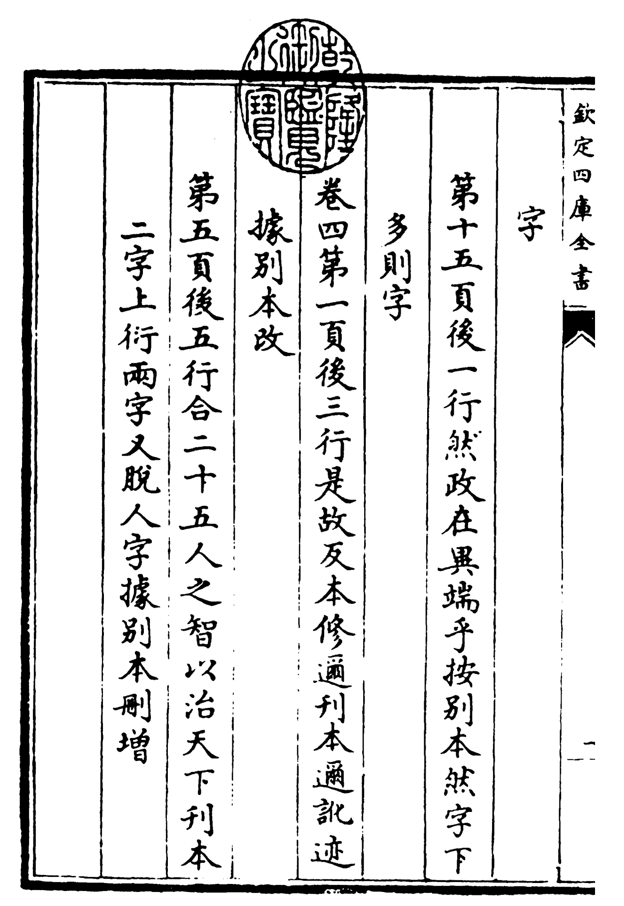
左傳改

第一頁後四行五行傴恭於僂俯恭於傴刊本兩

於字俱訛而據別本改

第二頁後八行此周公所以盛也按別本公作之

第十一頁後四行鄭無子産按別本子産下多乎



字

第十五頁後一行然政在異端乎按别本然字下多則字

卷四第一頁後三行是故反本修邇刊本邇訛迹據别本改

第五頁後五行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刊本二字上衍兩字又脱人字據别本删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録監生臣李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家語卷五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家語卷五

漢 王肅 注

顔回第十八

定公問於顔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顔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顔回

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顔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馬非為東）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馬步驟馳騁盡禮之儀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顔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

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悦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為顔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顔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别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

賈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覩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禮德之盛也禮宜為化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為季氏廢適立庶為孟氏所譖出奔于齊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武仲與邾戰而敗績國人頌之曰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

儒使我敢於邦夫文仲其身雖殁而言不朽惡有未賢立不朽之言故以為賢孔子曰身殁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展禽柳下惠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置六關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為不仁傳曰廢六關非也妾織蒲傳曰織蒲蒲席也言文仲為國為家在於貪利也三不仁設虛器居蔡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有故曰虛器也縱逆祀夏父弗忌為宗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文仲縱而不禁也祠海鳥海鳥止于魯東門之上文仲不知而令國人祠之是不知也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

難武仲在齊齊莊公將與之田武仲知莊公將有難辭而不受也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不順不恕為廢適立庶武仲之所以然欲為施於季氏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念此在常當順其事恕其施也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度事而行近於智也為己不重為人不輕君子也夫不重為人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

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顔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狡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顔回問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孔子謂顔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御猶持也）莫之為也何居為聞者盍曰思也夫（為聞盍曰有聞而後言者而已）顔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於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相疾急欲相勸令為仁義）小人

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樂並為亂是以相愛小人之情不能久親顔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顔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己評論之顔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顔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

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御狂馬者不得釋箠策也）操弓不反檠（弓不反於檠然後可持也）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士必近於刑（謗毀仁者憎怒士人必主於刑也）君

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敬而受教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人不以強力則不能自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令而不信則無可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包在五者

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於禮也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當為桓子非康子也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謂在司寇官少日淺而屈節數矣謂屈節數見於季孫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言聘我使在官其為治豈復有大於此者也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

子謂宰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違去也蟪蛄蟧蟟也蟧蟟之聲去山十里猶在於耳以其鳴而不已言政事須慎聽之然後行之者也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龍宜為襲前後相因也學焉得習言不得習學也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者

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若人猶言是人者也）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如魯無君子者此人安得而學之言魯有君子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雪拭）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為

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閒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子貢曰陳靈公宣婬於朝靈公與卿共婬夏姬泄治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兾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

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猶矣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僻邪 辟法）其泄冶之謂乎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容璣 舞曲）及文馬四十駟（駟四 馬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為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於大夫（膰祭 肉也）則是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婬荒三

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言婦人口請謁足以使人死敗故可出走優哉遊哉聊以卒歲言士不遇優遊以終歲也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

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孔篾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篾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憂終日行不遺已患惟智者有之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

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絶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愠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言人不信豈以未仁故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吾未智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

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逄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敗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重耳晉文公也為公子時出奔困於曹衛越

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言越王之有霸心乃生困於會稽之時也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庸用也汝何用知其終始或者若文公越王之時也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穫之也良工能巧不能為順言良工能巧不能每順人意也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

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吾亦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意同也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

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孔子戹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賫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悦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於仁廉哉子

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顔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顔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入官謂當官治民之職也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雖有善當與下共之勿專以為己有者也教不能勿怠怠懈已過勿發言人已過誤無所傷害勿發揚失言勿掎有人失言勿掎角之不善勿遂已有不善不可遂行行事勿留宜行之言勿令留滯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衆從其政無違教也且夫忿數者官獄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

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大域猶海內也精智而略行之以精知之略衆此要而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惡治民無抗揚之勝之無犯民之言以慎勝民言不犯民志也量之無佼民之辭猶佼周也度量而施故辭不周民也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言雖愛民不可寬於刑法威勉其愛故事無不成也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邇故明不可蔽也所見邇謂察於微也所求於

邇故不勞而得也所求者近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内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法象近在於内故不遠而源泉不竭盡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言天下之事皆積聚而成如源泉之本非徒不竭乃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小亂則爭爭之甚者又大亂至矣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行為政始言民從行不從言也悅者情之導也

言說者但導達其情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善政行簡易而民無怨者也言調說和則民不變調適也言適於事說和於民則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言法度常在身則民法之明在己則民顯之若乃供己而不節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言自供不節於財財不可供生財之道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言徒貪而不得財善政則簡略而不修也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納善言也言之善者在所日聞日聞善言可行於今日也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僻宜為辟便僻執事

在君之左右者倫紀也為衆之紀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僻則羣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里言而服之服行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為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君有愛惡之心感於民故謂如神愛之則存惡之

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供宜為共古恭字也）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既能修治舊事又能建立功業也）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亢揚也）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強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

迎（迎奉也民嚴畏其上而不奉迎其教）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引弘也教之以非其力之所堪則民引而不從其教也矣）若責民所不為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民疾其上即邪僻之心生）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即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優寛也柔和也使自求其宜也）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揆度其法以開示之使自索得之也）民有小過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

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蘊滯積也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虛其內謂直道而行無情欲也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言民雖服必以威強之非心服也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温恭朝夕執事有恪（敬也）事君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匱竭也類善也孝子之道不匱竭者能以類相傳長錫爾以善道也）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請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適也御正也文王以正法接其寡妻至于同姓兄弟以正治天下之國家者矣）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

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宵夜綯絞也當以時治屋也亟疾也當亟乘爾屋以善治之也其復當修農播百穀言無懈怠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睪如也廣宜為壙睪高貌壙而高冢是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填塞實貌也冢雖高而塞實也察其從則隔如也言其隔而不得復相從也此其所以息也矣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

乎死也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犫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犫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違去也違鳥獸或作諱也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鄒作槃琴以

哀之（槃桓曲名也）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已與不汝欺（言人與已事實相通不相欺也）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為無孝名乎孔

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懾懼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其誰之子猶言以誰氏子謂子路也雖從我而不知我也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善子貢言也惡何猶言是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

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不在此三者之域也）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汩之深則出泉汩渥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功雖多而無所意也恢其志而無不容為人下者當恢弘其志如地無所不容也為人下者以此也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河目上下匡平而長顙額頰也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

然如喪家之狗喪家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見不得意之貌也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於宋孔子與弟子行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欲害之故先伐其樹焉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

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恃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蒲適他國故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本與公叔同叛者也)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逝行)衛遽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

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斂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言禹湯以下不可勝觀乃問上世宰黃帝將為先生長老難言之故問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采事也辨說也卒終也其事之說也闇忽之意闇忽久遠不明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固陋不得其問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者少典之子曰軒

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齊叡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
五氣（五行之氣）設五量（五量權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撫萬民度四方（商度四方
而撫安之）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炎帝
神農氏之後也）三戰而後尅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白與黑謂之黼若斧
文黑與青謂之黻若兩已相戾）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
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時是）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
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
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

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五帝久遠故用說也三王通則有成法度）汝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有所問當問勿令更宿也）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静之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底平也四遠皆平而

來服屬之也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蟜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衷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

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龍夔典樂舜時夔典樂龍作納言然則堯時龍亦典典樂者也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始之務先民事以為始也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轝所及莫不夷說夷平心說古通以為悅字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敂事親為陶器躬捕魚以養父母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堯妻舜以二女舜動靜謀之於二女叡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

舊職躬已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爽忒）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以身為法度也）亹亹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主（禹治水天下既平然後百神得其所）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左右言常用也）履四時（所行不違四時之宜）據四海任皋繇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序四極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悦

至矣予也非其人也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家語卷五